

名家

怀想小姑

■ 刘东

晚年的爷爷，我每周都要陪他洗一次澡，并且一去就是一个下午。而他一旦从澡堂子里泡完了，再躺到斜靠的床铺上晾干，又跟周围的人们聊起大天来——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就是“拉呱”。他最喜欢讲的一个奇迹就是：“我有十个孩子，五男五女！”那么再接下来，就等着别人的称奇赞叹吧。的确，不光是差不多不少，整整生了十个孩子，而且还这么整齐地，男孩、女孩各一半，这的确能算是一个“传奇”了——而我的这位小姑，又正好在他这“十个孩子”中，属于年龄最小、也最受保护的一个，毕竟有这么多哥哥、姐姐呢！

不过，由于当时我们老刘家，可以说是分作了两个“中心”，一个是在徐州我家，因为爷爷跟爸爸住在一起；另一个则在长春三姑家，因为奶奶带着小姑住在那里。所以，直至我长到了十几岁之时，都还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小姑呢——也正因为这样，至今都忘不了那个“第一印象”：我那一天从学校走回来，冷然看到家里竟有位大美女，那面容好比是皎洁的月亮。她从斜躺着的床上起来，说她就是我那个未曾谋面的“小姑”！

更加神奇的是，此后我又很快地了解到，这位姑妈不光是外表俊秀、肤色雪白，还更是剔透玲珑、冰雪聪明。据说，由于在大学期间得了肺病，她一般都不上课，只考试，可即使如此，成绩仍是无可争议的全班第一。当然了，要光是“门门第一”这件事，对我来说也不会有多大震动，毕竟我自己也从没有“第二”过，只觉得这样的成绩本是“合当如此”的——所以，真正更能强烈吸引住我的，乃至生出了无限神往的，还是听她讲述那些“大教授”的风采：他们全都是快上课了汽车才到，而且是西装革履、夹着皮包，讲起学来总是出人意料、见识过人，讲完课后又钻进汽车、扬长而去……

我当然羡慕如此神气的派头，不过

钩沉

扶 杖

■ 路来森

杖，古已有之，但在古代，“扶杖”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随便“扶”的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五十杖于家，六十杖于乡，七十杖于国，八十杖于朝。”也就是说，五十岁，你才有资格“扶杖”，而且仅限于自己家中，随着人新老，扶杖范围才得以逐步扩大之。

时代在发展，事实已远非如此。年老者可扶杖，病弱者可扶杖，近现代以来，青壮年亦多有扶杖者。特别是近现代留学欧美的读书人，受西方影响，归来扶杖而行者甚多。那种“杖”，一时被称为“文明棍”，阿Q则称之为“哭丧棒”。

那么，最早的“扶杖”，是以何物为“杖”呢？

古人有“杖藜”之说，杖藜就是以“藜”为杖。以藜为杖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原宪华冠履屣，杖藜而应门。”《庄子·让王》描述的是孔子的两个弟子子贡和原宪的故事。子贡富有，原宪贫穷，有一次子贡骑高头大马，去拜访原宪，于是，就出现了“原宪华冠履屣，杖藜而应门”的情景。杖藜，意在表现原宪安贫乐道，又坚守气节的品行。

这说明，至少战国时期，藜杖就被广泛使用。

当然，杖，自是不止于藜，可为杖者多多。最常见的如：竹杖、藤杖、酸枣木杖、

我同时也深深地知道，那派头必须有一肚子学问来垫底。然则，如今再来回顾这样的谈话，恐怕那时连做梦都不敢想，将来也能有这样的“出息”，乃至还要比这点“出息”更大一些。那毕竟正值“山雨欲来”的时候，我还又是个“戴帽右派”的孩子。可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可以由此想象，即使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真正具有“文化高度”的正面信息，仍然会不知通过什么样的管道，当然也不会是挂一漏万地，悄悄传送到年轻的心灵中来，帮助他们默默地立下了向往的目标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别看当时的心灵是如此干渴，要找一本好书特别困难，可后来等我在北大教书才发现，其实自己当时读过的世界名著，要远比如今中文系的高材生更多。

爷爷既然有了这么多孩子，那么这“十个孩子”的年龄，一头一尾也就相差了不少。据说，我大姐的大儿子在年龄上就已经跟我父亲相仿了，那么可想而知，后来我爸爸又有了五个弟弟、妹妹，他们的岁数就更要跟下一代交叉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小姑虽说也是一位“姑妈”，在年龄上却跟我们最为接近，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孩子，有时候也就有点“没大没小”。比如，也往往会故意模仿奶奶的口气，不喊她“小姑”、而叫她的昵称“德德”，由此就会显得格外亲近些。

说到这里，不免要寻思一下她的名字。可想而知，爷爷的旧学底子相当扎实，记得我曾陪着他去参加街道举办的宣讲会，心里战战兢兢地打着鼓，生怕暴露了什么历史问题。可未曾料到，刚念到了其中的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，爷爷就立刻兴奋地插起话来，告知那典故是出自《孟子》，乃至当众把整段经典都背了下来，什么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……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；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既然如此，我想我那五位姑妈的名字，基本上也都是有国学意涵的。首先，他给大姑

起的名字是“允中”，这应当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的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。而此后奶奶又生下了二姑，便又顺着“允中”再命名为“允庸”，因为“中”字和“庸”字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《礼记》中的名篇《中庸》。那么再往后，三姑又被取名为“允章”，应当也是沿着《诗经》的句式，即所谓“允文允武，昭假烈祖”，期许此女将会文采飞扬、斐然成章……那么由此就又想到了小姑，她所以会被命名为“允德”，更是来自儒家的德教传统了，比如《论语》上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或者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”。

不在话下的是，如果从“果而有德”的层面来看，小姑当然是不负这个名字的；不过，如果又从“冰雪聪明”的角度来看，她难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，被那个可怕的时代给耽误了，没能成为她所称道的“大教授”。当然了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她所精心培养出来的一双儿女，也都是很有出息、出人头地的，这中间也应是寄托了她的梦想。此外，也应当是出于同样的心理，在我们家族的诸多长辈中，也要数小姑更为我感到“骄傲”，据说她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，也谬奖我为学术界“的大教授”。

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，正如我在《父母碑文》所讲的，“先考才高，先此德馨，铸我风骨，永锡泽胤”，其实以老刘家的超群基因，为此要谢谢从爷爷得到的传递，只要所处的环境还不算太糟，在这个家族中就总会“代有才人”的。此外还有一点，也许同样要归于爷爷的遗传，就是大家都在暗中喜爱着文科，那毕竟才涉及最切近、最本真的人生道理。于是乎，一旦说到了这方面的道理，大家就马上激情澎湃、满眼放光。尽管弄到后来踌躇了许久，还是大多数都不敢从事它，先是害怕犯错误，后又害怕受困。不过在这里，作为这方面的过来人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对大家讲，只要是做出了足够的成绩，即使仍然算不得发什么财，在生活上也还是称得起充裕的。再再说，其实更重要的还在

艺境



纸面油画 《十里银杏之十六》 许江

当梅雨漫过婺江

■ 陈公炎

晨光微熹，尖峰山敛去往日峭拔，化作宣纸上溢开的半圆淡墨，峰峦隐入烟霭，似仙人遗落的笔锋。檐角铜铃濡了湿气，叮咚声便沉作古琴泛音，一音一颤，皆是未醒的梦呓。

这便是婺州城入梅的韵脚了。记忆里的梅雨时节，婺江总褪去温婉的纱衣，露出狰狞的底色。但逢三日连阴雨，上游山洪裹挟泥沙奔涌而下，江水便浑如滚沸的黄浆，浮沫中翻卷着断枝、泡沫箱与碎玻璃，在通济桥墩处绞出深褐色的漩涡，浊浪拍岸时，腐叶与塑料袋黏结成块，随波沉浮如溃烂的痂痕，将古子城一段江面腌渍得满目疮痍。

桥头茶肆的老客们抿着陈年普

洱，摇头叹道：“这股浊流，怕是要逼得易安居士撕了《武陵春》的诗笺。”话虽戏谑，眉间却凝着无奈。

最煎熬的，是临江而居的百姓。梅雨如注时，青砖缝里渗出黏稠的黄浆，墙根泛起墨绿的霉斑，像一簇簇毒菌在暗处疯长。晾晒的蓝布衫终日挂着水珠，取下时总沾着腐腐殖土的腥气，连枕边的竹枕都洩出斑驳的盐渍。孩童们不再去江边捞蝌蚪，妇人洗衣槌的闷响也沉寂了——唯余浊浪昼夜拍打石阶，将“细雨鱼儿出”的诗意，碾作“浊流垃圾漂”的荒诞。

改变始于那年惊蛰的雷声。

工程队施工的轰鸣最先刺破古子

城的暮气。他们如匠人般俯身，将错综如乱麻的地下管网重新捋顺，让百年淤塞的“血管”重新搏动——混凝土裂隙

间涌出的不再是腐臭的浊流，而是逐渐

清亮的脉搏。治理的巧思藏于毫厘之间。江北，芦苇的根系在生态滤池中编织成翡翠色的滤网，水草与贝类共生为天然的净水工厂；江南，智能分流井的电子眼如鹰隼般锐利，暴雨将至时，闸门便以秒速切换姿态，将狂躁的江水驯化为温驯的琴弦。

如今的婺江，虽在梅雨季仍裹着半面轻纱，却自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清朗。水面澄明如鉴，不见半片浮沫，唯余两岸的仿宋骑楼浸在水中，青砖黛瓦被涟漪揉皱又熨平，恍若一卷徐徐展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墨色未干，已染尽江南烟雨。

打伞的姑娘赤足涉过浅滩，惊起白鹭数点，羽翼掠过花海，斜落一地鸢尾

于，只有真心地喜欢了那件事，做起来才不会觉得疲倦，也才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来。正如一位研究数学的同事讲的，我天生就最喜欢做这件事，还为此给了我这么高的工资，天下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事啊？

再回到小姑的话题。实在令人愁肠百结的是，居然都到了几十年之后，终究还是在她那个肺部，又出现了很难治愈的顽疾。由于西医实际已宣告“束手”了，我也曾到处打探江湖的“神医”，并且不断地为此跟表妹通话，有时都简直困得支持不住了。可到了最后，在各种难下决心、又过期不候的选择之前，还是不知当时做错了什么没有。或许，当初就该咬紧牙关拼一下，到遵义试一下那位针灸大夫，或许还能得到更好的结局，至少也让寿命再延长一些？然而，残酷的人生从来都是这样的，无论到什么关口都只能去“赌一把”——而且，西医也就是这一点不好，到最后也就只让人干等这个结局了，而不能像我们传统的医学那样，虽说终究也可能还是治不好，却又总能留给人生一道缝隙，投射出一丝微茫的光亮来……

退休前，小姑是徐州矿务局设计研究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，因为子女都出国留学后到香港工作，就跟着他们定居在香港。

上个学期末，我接到清华经管学院的通知，要把一次课程安排到香港，而我也随即就转告了表妹，希望届时可以借机见上一面。所以，她日前又遗憾地在微信中说，本来还希望过几个月能再见一面的。

可叹的是，此后就只能人神两隔、生死茫茫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心又是从来都很软弱的，到时也真不知该怎么鼓足勇气，去亲睹小姑那最后的病容。所以，或许还是让我于无意之间，躲过了这种肝肠寸断的场合，仍然保留着当初的“第一印象”，对自己来说不至于太过残忍吧？当然了，由此也便总能在鲜活的记忆中，念想着那位既面容姣好、又冰雪聪明的小姑。

袅袅兮富春渚上郑愁予

■ 蒋金乐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一批台港现代诗，似台风，吹进大陆诗坛。余光中、洛夫、痲弦和郑愁予等一批新鲜的名字，带着浓浓的海腥味，扑面而来。因为漂洋过海而来，生猛得很。刺激。

我印象最深的名字，郑愁予。有点怪。

我印象中诗人最妙的一句：“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……”

第一次发觉，错误这个词，原来可以这样美妙。郑愁予，正是诗作者。奇怪，拿愁字来做自己的名字？不胜愁。

后来我有幸听他吟诗，畅怀数杯。我们还有约定，请他再来富阳，为《富春山居图》创作一首诗。他欣然而诺。我也一直盼望着。

现在，诗人已离去数日。达达的马蹄，终究没有踩响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诗行，只能踩响我的记忆，踩响2018年那个微醺的秋天。

2018年的10月，听说诗人将策马而来。我那等在诗心里的容颜，如莲花开放。

王洲。富春江上的一块沙洲。谢灵运诗中的富春渚。穿过一片秋收的田野。穿过两行桂花树。花正盛开。秋阳下的金桂，两行香喷喷的桂花诗。一株大树，犹如感叹号。拐弯。另起一行。一片树林中，藏着一个庭院。含蓄。值得品味的庭院。我是再到。

主人金广庭请我们上楼。上茶。窗外是一大片田园，多彩的庄稼，秋之调色板。远处，在天空中弹出节奏的富春山。我知道，山脚是水，水送山迎入富春。从严子陵到苏东坡，从黄公望到郁达夫，都被水送山迎。今天，随马蹄声而来的，是郑愁予。打江南走过。郑诗人戴着帽子。他头上有太多的帽子。有厚度的是这一顶——“中国的中国诗人”。

我就直接递上存了三十多年的问号，郑先生的名字是否出自辛弃疾的名句？

郑先生一笑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出自多处，还有屈原的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，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

我说，对了。有人说，写洞庭湖，屈原这两句就写完了。

郑先生说，的确是好。当然，辛弃疾的“江晚正愁予”，也太巧了，有个正。我与他是老乡，山东的。我点赞，正愁予，郑愁予，谐音！陪郑先生来的尹舒拉老师打开一本册页，他画的郑先生的诗意。诗小句子，画大写意。请郑先生在扉页写上几句话。

临时出题，在考诗人是否捷才。郑先生略一沉思，写两下句：富春江上秋水送邮件/拆封飞出情诗来

因为今天同来的还有一位爽朗朗朗的叶女士，是杭州邮政的一位老总。尹老师的意思，这个册页到时也要出明信片了。因此，郑先生写下这两句，正应景。

但是，他拿着笔，呆着，没再继续。笔在空中找不到句子。无人说话。静。静水深流。我可以听到郑先生的胸间，一堆汉字在漩涡中转圈。急流冲石。粗粝的汉字撞击岩石，这些汉字显然还是一堆乱石。乱石崩裂。郑先生右手执笔之姿，犹成石雕。一分钟。两分钟。三分钟。

时间在流。汉字在流。思绪在流。可惜诗兴断流。已过午饭时间，金广庭提议先用餐，菜冷了，不好吃。

上江鲜。上一盘金黄的大江蟹。尹老师说，今天郑先生来这里，是专为这江蟹而来。因此，郑先生要两只大江蟹。

郑先生不推辞。说，前几天谈起大闸蟹蟹，我老家胶州湾，从小吃蟹，我喜欢。尹先生说富春江大江蟹不输阳澄湖大闸蟹，今天就把我拉来了。来，吃富春江大蟹。

什么酒？先上绍兴黄酒，绝配江蟹。

郑先生说，我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，叫《最美的形式给予酒器》我读给大家听。谁帮我把诗找出来？手机上有。小杨应声而找。手机递给诗人。诗人清嗓子，盯着手机，进入角色。

……而最美的回忆/哎，最美的自己/给予/微醺/微醺是枕着山仰卧/全身成为瀑布/微醺是左手二指拈花/右手八指操琴/微醺是抬头满天的灯/低头满座的美人/微醺就是微醺/环顾左右/想要一个个地吻过去

一首短的诗，郑诗人捧着手机，神情并茂，一口气拿下。他的声音温润，浑厚。甚至我听出了一份慈祥。我之前没读过此诗，但我听懂了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明白如话，又醇厚丰蕴。不善

饮者，绝对写不出此诗。

大家的掌声也微醺。碰杯碰杯。郑先生说，不喝酒的人，是过一世。但喝酒的人，过的是两世。这酒中的一世，是不喝酒的人无法体会的。我有点汗颜。因为我不善饮，非常难得会有微醺之境界。但面对酒席，我也总是喝一点，陪着聊天而已。今天也是，我倒上黄酒。上好的黄酒我也能喝上二三两。

却顾郑诗人，边聊边饮，其乐融融，其爱酒之性，光读此诗，足可醉也。

郑诗人开始谈诗与诗之关系。

他说，酒多了，就难为诗了。因为诗是毫无逻辑地乱吟一气，诗有层次，有内在的逻辑。我曾经专门讲过一个概念，不要以为诗只重抒情，好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，知性。谈诗的知性，是我当初论现代诗时特别提出来的，但不是现代诗才有的，历史上就有。比方杜甫的诗，非常知性。我可以再读一首，杜甫的《后出塞之二》

郑诗人已打开手机，准备就绪。清噪而吟：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……

你看，时间，地点，日暮，傍黑，月夜，三幅军旅生活的图景，层次递进，描述准确。步步相生，有声有色。其时其地，其境其情，不是知性，岂能如此！

我不止微醺，已是沉醉。

我问郑先生，第一次来富春江？

他说，第一次。但富春江之名，老早就知道。早年我曾经对地名很关注，往往会拿很美的地名入诗。富春江这个名字很美。如此美的名字，非常难得！我有一首写大运河的诗，就把相关的许多地名写进去了。我可以朗读！

大家拍手。纷纷叫好。

郑诗人又捧着手机，清噪而诵。因为写了许多地名，此诗有点难读，文字又半文半白，听着有点吃力，更适合读，不宜听。

郑先生倒是读得还算流畅，终究是自己的诗。熟悉水性，顺流而下。他又是“浪子诗人”，可以踏浪而歌。

既然讲到富春江了，我又问郑先生，您应该知道《富春山居图》吧？他问，那个长卷吗？看过。很了不起。

我说，我有个相关的长卷，请您看看？他说，好！

我起身取长卷，并建议到大厅去看。大家起身到大厅。我展开十多米长的《富春山居图摄影卷》，有惊叫声起。这是我自己收藏的本子，上头有近三十名家的题跋。题额者，中央美院范迪安院长，四个大字：痴翁范本。

郑先生很有兴致，说，我要从头看起。他说，这次匆匆，我还要再来。好好看看富春江。黄公望看富春江看出了大作品，我也要看看！

尹老师重新展开《郑愁予诗意画册》，未完成的那段题记，等着郑先生下笔。

刚才酒席上已经推敲过，因此，提笔写出：原是春江秋水约/魂舒情痴莫拉开/诗画双淑君舒拉

他发现把尹错写成君，说改一下。尹老师反应很快，说不用改，君也通的。又一个美丽的错误！大家叫好。

接下来，我的长卷。卷尾刚剩下不到一米长的空白。我早已想好句子，就写这著名的两行诗：

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

郑先生非常认真，为防写错，先在两张小纸条上写过，再写在长卷上。然后，再写下一行：2018，10，26，富春山居，郑愁予。

我觉得很有意义。此诗的头一句是“我打江南走过”，今天他走过，尽管是个过客。他曾写诗说，我是宇宙的过客。是啊，谁不是宇宙的过客呢？但创造了伟大作品的人，是会和作品一起永恒的。比如，黄公望和《富春山居图》。郑先生的《错误》几已成经典。而经典，是会流传的。

郑先生在席间有高论，古人讲三不朽，立德立功立言，我认为应该再加一个，立美。

闻所未闻，但深以为然。

他的诗，无疑是美的。

那年，郑先生85岁。身板健朗，思绪清晰。他说还会再来。很好。浪子诗人，水送山迎，再驭春江之浪。我也与他立下一个春江诗约。他一直点头，说好。

那就是一位过客的归来。那等在季节里的诗约，就会如莲花的盛开。

袅袅兮秋风。四季的风。岁月的风。七年的轮回。马蹄声，总是没响起。

袅袅兮。如今，达达的马蹄，只能是一个诗约了，永远的未完成时。不过，再想想，似乎，也已完成。富春渚上，曾响起一位“过客”的马蹄。最美的形式，给予酒器。最美的回忆，给予微醺。最美的诗约，给予了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富春渚。